



13  
3442





馬道論

吳彬繪

東游書報

青島開辦

象淵田泉形刊



門 13  
3442  
卷

# 鑿藍田東先生

東都書肆 青藜閣 發行

## 湯武論 并附錄

石澤藏

刻湯武論并附錄敘

昭和十六年三月五日寄  
石澤介吉氏贈

之福也者辨是也我以吾望白同受之福巧聲  
飾窮追極其言是也非是以冰彼所是也彼是是  
其而是以冰吾所是也其豈非以指喻指之冰指  
也哉人心如而一冰一是一以實定焉然其之  
是冰終不可辨乎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弟以  
冰指喻指之冰指也然後庶乎足以稱天下之  
真是冰乎人必如而一冰一是一是以冰指喻指  
之冰指也彼固不可智不能照之乎天則五之

湯武論



真是冰炭不可同乎雖然高天厚地白雪之白黑  
 烏之黑而同之者亦其心之無私則論惡乎性之  
 不齊道如大路我在方策詩書雅頌按經折理重  
 禮正名外庶幾乎足以禱天下之心是惟守其若  
 是初後論可以定也吾藍田先生嘗稱釋湯武此  
 放伐論上二篇及後取一首是實按經折理如  
 黑烏之黑雪之白然則先生之言  
 心在平天均弗其議福之文而且以茲論個體卓  
 偉雅為淺窳道也乃歷曲學拘儒見以為立矣嗚呼

以聞爭端秘而不出即二三社友亦承其肯綮  
 其光不敢告人雖然奉月之久其光不無漏洩近  
 者望遠者徒有竊竊以為帳秘大服人志望也  
 不信憤發不忍坐視以為上木即私詢諸社友山  
 生君微云固為望也搯腕而良先生依違弗果  
 云善不信河贏者十五年平此日甚一日今茲四  
 十之年方至其力益衰八九十不意實是瀕死躬  
 石謀夕顧望也厚知最厚且久而少上之木而死  
 則目視而不可瞑是為遺憾於是乎奮然決策



遂與天徹俱按而為剗剗將無間執勅說之以某  
善茲編不遺數躡今乃所以索嘗所私錄先生  
之文說解題黃記各一序二書讀五其十二首  
茲論上六二篇及後叙一首合為十五首聲為一  
卷並是必告而換傳之其人今以附錄多涉謬編  
者蓋以類相聚已幸先生亦怒情而不然遂  
事云爾爾和幸為仲令神門孝良髦叙



竹田細井齋書

藍田先生湯武論并附錄

東都 藍田 東龜年 著

神門 奈良髦 輯

龍渠 山 徹 校

辨湯武非放伐論上

湯武非放伐也湯武者孰謂謂成湯周武也何言乎  
非放伐篡弒也湯武聖人也曷為篡弒篡弒也臣殺  
君之謂弒下奪上之謂篡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  
非王臣也成湯夏后氏之諸侯也周武商之西伯之



子也雖聖然臣也桀紂雖失道天子也夷齊扣馬語  
可以見也故成湯假上帝誓師既勝夏維有慙德周  
武載文王木主自稱太子以伐殷示不敢自尊則雖  
湯武亦心知其為篡弒矣然則古之賢聖夷齊外皆  
弗篡弒之者何大諱也其大諱奈何伊尹臣也周公  
弟也臣也孔子陪臣也三聖者大諱其所大諱也孔  
子作春秋為周魯諱篡弒及大惡是也孔子作春秋  
為周魯諱篡弒及大惡然人皆知之矣至若湯武人  
皆不知其為篡弒奈何天子之大祖也伊周當國定

一代禮樂刑政大諱其所大諱也則其小人無得而  
知其君子知而不言大為天子之大祖諱也周孔為  
湯諱何周孔不以湯為放則武之為弒者自著爾未  
知孔子諱之為周與為殷與夫漢高起布衣帝天下  
也非秦之純臣也且殺子嬰者項羽也而景帝猶以  
馬肝喻湯武受命蓋為嫌疑諱矣黃生與轅固生爭  
論湯武非受命乃弒也班固稱道京遷鎬毫遂自北  
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王充云武王以臣伐紂其無  
所難言也若夫孔子謂泰伯至德以為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又以文王有其二服事殷為德至臧  
哀伯謂武王克商遷九鼎義士或非之大史公稱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王不以其故貶王季札見  
舞韶漢曰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豈不誠皆微言哉  
然則伊尹周公皆非義邪曰從而不變者也武庚是  
而微子箕子非乎曰然武庚子而微箕臣鈞是弗與  
共戴天者也則武庚之舉孝也箕之為奴微之去或  
為諸父或為庶兄且革命之際天下歸于一君臣分  
定則其無讐亦可也夫道也者禮與灋也故稱天子

為聖不以為諂者為禮舉也君殺不辜不以為讐者  
為灋屈也故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  
子不可以不子秦漢以降唯金元清自外域來有華  
夏其餘概不為無嫌矣是以豪傑之士猶或箝口與  
抑亦後世疎于禮故以不知其為諱邪獨我  
日本雖越在海東自剖判以迄于今  
天子一姓傳之無窮莫有革命則可以辨湯武非放  
伐已矣

辨湯武非放伐論下



然則子舍詩書於何徵之曰以詩書徵之猶考信於六經折衷孔子夫書四代典謨制誥虞夏盡美與善也吾無間然而已矣商周亦各自極口稱其美尚且假天以神之視已非利夏商然而以其跡之不可盡掩湯慙德武去帝故曰疎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詩一代雅頌諷謠故溫柔敦厚而其失愚禮樂亦各一代禮樂也雖然三綱有統五倫有敘使人日徙善遠害而不自知則禮樂之本也故廣博易良而不奢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樂者也易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故其失賊春秋見之於行事聖灋萬世以立勸懲即於周魯則諱篡弒及大惡而不書也於諸夏則掇其情書趙盾許止弒其君故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又有若論語之審於禮而精乎義至嚴如春秋之灋也如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曰知禮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孔子對葉公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斯其至易知者譬諸大匠授人以規矩繩墨其曲直方圓不待言而可見也然則孔子謂武王周公達孝何也



曰孔子美天下通稱武王周公為孝也雖然武王猶未也第周公實所謂其人也邪然亦偏于孝而未備者也猶言盡美矣蓋未盡善已苟為不爾則是非君子之言也若其盡善則事君不忠非孝也夫經傳之存于今不完者多矣吾舍其粗而取其精爾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況乎秦焚詩書坑儒漢興尚有挾書律孝惠纔除其律逮至武帝始購典籍典籍多出乎陋儒氏乎古書豈可盡信乎哉若是則孟子據書為誅獨夫紂何也曰此是孟子援經而高其說

以勸齊梁之君也故君子審禮濼不可誣以非道夫古與今猶如一丘貉也雖然必湯武而後天下後世可以不知其為篡弒也

辨湯武非放伐論後敘

凡為論者亡論舉子之應試即豪傑之士務立一家言異義相假巧譬相移好新奇其說而驚人耳目者滔滔皆是也要亦堅白同異之辨耳今吾辨湯武非放伐論則異於是言雖不文辭雖不修抗衷孔氏取合於禮以正其名小不讓云



附錄

名說

古之言名者謂有善之實宜顯著于人也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後之遠於古民物人情澆醜成風唯求世間弗論善不善聲稱藉甚於時雖醜以成名而喜之不特流俗之為然學者亦然以此而後之君子或名利竝言是豈古之所謂名邪夫名也者善之稱也苟非善豈為名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孝子之揚名烈士之殉名即是矣

若乃今之所名者傳醜焉耳非古之所謂名名豈可不辨與學者其思之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自孔安國鄭玄以下說者未有得其全旨者也夫詩之為教自經天下夫婦成孝敬忠貞而厚人倫壹是皆以溫柔敦厚發諸性情以止乎禮義至誠之所鼓盪觸發興起有自然者故能動天地感鬼神而況移風



隋錄  
俗美教化乎斯不亦可以興乎古今之遠四海之廣  
人殊俗異政益誦其詩以論其世則政教之污隆  
得失是非邪正其如指諸掌乎斯不亦可以觀乎上  
從宗廟朝廷之穆肅下暨閭巷夫婦之猥瑣其誠偽  
好惡業已盡其情態而弗遺矣又有言語之道也以  
此在醜夷則無所適而不可也斯不亦可以群乎主  
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小弁之怨親  
親也斯不亦可以怨乎既以溫柔敦厚發諸性情如  
蓼莪四牡而審古今之污隆得失是非邪正尚且盡

民物之情態以止乎禮義以此而行吾孝敬忠貞則  
天下豈有不可事之父也哉天下豈有不可事之君  
也哉夫詩之成人如是其大且盡矣而當時爲詩者  
不知其成人如是其大且盡矣而獨辨鳥獸草木之  
名以誇宏識焉者蓋多矣多者譏辭也與易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語意自不同此是夫子誨門人學詩  
之法且譏世之爲詩者也蓋夫子既宏識博物洽聞  
強記矣然是爲聖事者不知夫子者也張安世之記  
三筐淮南王之傳離騷張華之志博物郭璞之註爾



雅陸璣之疏草木豈非乃宏識博物洽聞強記哉斯  
其與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予大不同則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之類者歟

題狐字

前此上毛之野有一白頭翁號幸菴自云年百二十  
八以浮圖氏之教教人人多崇信更請傳食其家聽  
法受戒問吉凶禍福及將來事皆晰告之又通通知  
人心善誘以善道人請書壽字必識其年以與  
之偶有設浴而請浴極熱翁誤投足于鍍跳而出焉

則被毛而濡尾侍浴者愕呼主人走而觀之為一老  
野狐三鳴而去大澤八郎者始得其所謂壽字矣家  
長兄成童時聞之甘心緣山藤氏媪乞而獲焉弟不  
佞自幼聞其事又觀其書雖筆力不如人實字畫具  
而不甚拙豈不奇哉夫浮圖氏之教雖有天堂地獄  
之設以異於吾道哉然亦仁之術也彼綏綏者而化  
為白頭翁教人以善道不亦君子之心乎然而誤儒  
其尾三鳴而去者得無愧于形乎今人而無禮無義  
不亦禽獸之心乎縱是不愧形獨不愧於心乎長兄



及是裝潢為掛軸乃命弟龜年記其事因識其端

贊柵判官

古人有言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非虛語也柵判官身居草澤發徵夢卜以瓦合之衆布衣而勤

王劍城之役世到于今誦義無窮已若夫二將歸頌而高時伏誅

皇綱恢廓而六龍還宮亦皆自其籌策功豈不偉哉雖然時有否泰不可以成敗論顧計畫何如耳及至

醍皇重蒙塵于外授命湊河名重泰山誠知天之不再矣可謂得所處否處否之時義亦大矣哉

永錫樓記

初日出今侯之為嶋原侯貴介弟時謬聽召龜年講學居三歲日出先侯以春秋過不惑多病而無嗣乃請

朝廷養今侯為嗣今侯既往為厥世子恩情互至慈愛無纖介之間乃亦召龜年講學亡何先侯捐賓客今侯嗣立愈益體先侯意務張治具於是乃命大夫



士及諸有司就列聽所講日夕竣講則舉爵賜龜年  
曰寡人不佞獲襲封敝邑以繼體宣布先君條教幸  
士大夫忠直從事未嘗以宿昔侮予吏民亦醇樸畏  
罪不弄法雖迺以諸侯治國顧漢所謂郡守良二千  
石實與  
縣官共理者也而今之爲岳牧者陽奉公而陰斂以  
背馳甚乃違令犯禁之不省遂微服而遊非類媒黷  
無耻又聘靡曼容冶爲長夜飲糜爛肺腸終不知威  
福下移是以距國初于今未能二百年而削地絕

祀國蓋不甚矣此豈其輔導之曾弗得道非亦將頌  
朝廷德意無忝祖考之心烏有邪寡人日夜戰兢即  
請爾講學令臣察與聽意豈不在斯哉龜年敢謝不  
敏既醉而退庚寅夏今侯拜

命始就國先是鳩工築三層樓於慈闈側侯第在愛  
宕丘北也嘗命龜年工訖巧晴日憑軒寓目所眺勝  
以上名及記又曰爾謁諸薦紳令各詩其勝乃以其  
入閨門攀龜年辭而不登覽禮也而比至發夕樓纔  
告成云以故五馬西後乃因行李往來附規度方維



想像諸勝并上名樓議大抵率言麗譙以上途前起於慈闈側則所以非極游矚以供宴安必為孝養而起之亡疑然不自言其意蓋飲德不使知者而以孝治國何難之有今以其所施及廣焉取義于大雅既醉之五章上名永錫也蓋其諸勝者西為八王子雨降嶺芙蓉峰玉筍關南觀都阪愛宕祠增上寺支那海東上下總瀕海宮三义江兩國橋東北葛西陂墨沱河筑波山東比叡近遠共為十六景也侯稱至意又趣請詩為記周書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孝

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道孝發於身而上下感而化易行也雖然侯之居東日御大夫人于高樓不肯須臾離膝下苟承顏而倚欄置清旨極甘脆斑斕歌舞之為驩獨是以為孝猶未也侯不其然述職不懈就封莫後屬役貢獻靡鹽奉命會同聘問歲時唯謹朝夕臨政與群臣俱論治道節用愛眾共國人同休感苛慝不作私欲弗違上下莫有壅蔽相欺猶若是樓之眺千里之外自日月星辰山嶽河海至宮室臺榭邸宅肆



塵草木田野祠廟寺觀其遐邇高低小大迂直隨眊  
昧亡礙其侯之孝乎四方亦則之是語所謂置之而  
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  
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者與夫如是  
則侯之先所言將順  
朝廷德意無忝祖考者咸在其中而其所以善事大  
夫人者亦至矣哉斯侯之孝也豈特三層樓是亦龜  
年所敢上永錫之義也其嘗所請薦紳先生賦諸景  
詩又悉至龜年於是乎記

藝苑集序

相馬者失癯瘦相士亦復然而已乎夫相馬者勿論  
意在乎肥瘠目弗逮驪黃即能視驪黃又惡識神駿  
識神駿者其唯九方臯乎相士亦復然而已矣乎蓋  
有難於此矣人情弗能無羞惡憎愛四者也其所愛  
者必譽之其所憎者必毀之憎愛實令智昏乎鈞是  
物色牝牡也已夫豈足議羞惡之於人也蓋已其矣  
誠睢而鑒者有以知其為絕地奔霄彼若嘗在吾後  
步驟欲相及若聲價與吾低昂欲超乘而駕其必為



齟齬不容矣蓋惡其偏己也是固爲利也豈孤立凡  
群而自俾我獨乎馳騫何知磬控已其次彼若虺隤  
于鹽車于崔嵬若立市而未有聲稱卽知其爲紫燕  
綠駟豈從而遊哉蓋羞其有議者也是固爲名也寧  
罷羸蹙蹙苟爲宿碩乎枯骨卽五百金馬耳夫惡以  
妒成則於二者中亦唯己甚矣是則非九方臯之於  
馬矣馬之於馬也善妒也者情又難睹也口不爲說  
其所良亦不論其所驚見幾而發未嘗見影蹟卽其  
所爲陽視人以愛才心去而顧稱且譽苟齒諸下馬

陰賤其價則好言或酷乎譙詈而微辭或慘于鈇鉞  
矣而黠者則闚而體意駭者則聞而吠聲遂變亂其  
實故至使天下之至駿曰彼惡敢知我哉以族千載  
之伯樂弗疑而已耳夫遇不遇天也又何憾焉雖然  
豈若當其世見知之爲可以說也與哉服氏子福卿  
受業家庭駒而展逸足於詞壇長鳴搢紳間鑒者稱  
其爲渥涯之產而與之遊者衆乃輒結社立課以文  
若詩益廣會友篇章如組云蓋以福卿非欺愚自售  
者人忘其外而遊福卿亦受欺而來者則可與之友



乎哉福卿吾輩之遇者也於是乎輯其所立課以作文若詩命曰藝苑集徵序余余固已知福卿矣及受讀此集又知其與遊者皆非徒無羞惡憎愛之心而亦弗敢匿善馬誑漢使者矣雖然余未識其真觀天機與抑猶皮相與因姑且言此以爲之序

送田子錫序

田子錫宦遊二十年矣一亡所遇也以其母既老且窶侍養亦無人乃治任以西歸矣友生東龜年晨祖于郊關外酒數行子錫怆慨泣下曰天道是邪非邪

誠非誣也余雖不才墳典史子讀且涉檢身以道發言必踐雖然此其善獨而無益於合也亦弗苟崖岸立異唯視俗匿光與衆低昂固以待用於世也自吏治猥瑣暨技擊射騎軍旅之事亦莫敢弗私淑該習也吾猶人也得之自是以聽天命而弗疑而天否塞其命非特弗能迎母就養以奉水菽而已也及頭戴白橐裝渴而歸則舊壟不可復耕終焉坐困于僻陬至使鄉曲父老相戒子弟曰無若田生嚶嚶自喜鏤冰拾瀋宦遊不遂而歸卽余厚顏能無恥乎斯非天



附錄  
道實非而何也。余曰：唯唯否否。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使夫不齊者齊，天之道也。子豈願不義而富無知而貴者哉？是非獨弗願焉。又豈以吾所得而易彼所有者哉？此固亡論也。若夫以富貴驕人者，非紆青結紫而立廟堂，以熱威權焉，則不過坐大厦，乘高軒，唯聲色是耽也。此皆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尸位而素餐，闇昏忽而老死焉者耳。不然，則造請勢途，濕束百姓，竭其膏髓，銅臭以得之矣。其烏知我尚論百世而達於事變，被服仁義而飽乎道德之爲樂也？蜉蝣

不識朝昏矣。夫人之所貴，非良貴也。今子博極古今，行修言信，化剛爲柔，猶且至一切治，辨武技，才幹無有所遺，則於所得於天者，何不足焉？而安所怨之爲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使夫不齊者齊，天之道也。雖彼以其所有，我以吾所得，天之與子亦多矣。廢頓固子所也。夫赧然乎面，孰與亡愧於心也？況又有不朽者在乎行矣。子過矣。子過矣。何不壹而足也？子錫揮淚，舍酒而起曰：生亦長貧賤者，非邪？錫類之誼，天豈有意乎？相視大咲，更立舉白，爲別遂不相顧而行。



答木生書

不佞何人得此下問於足下乎又何不壹而置也作  
 報遷延至今者非敢臯慢懼有傲然不讓之誚也昔  
 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  
 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數年之後雖錐末  
 倒皆而不瞬學問之道不特目不瞬俾心不瞬而後  
 始可與言之已矣苟不然則為失言矣過此以往視  
 蝨如車輪焉非年所及也生其勉之乃今所以答下  
 問者唯是矣寒威栗烈良食

與林以寧

春來不交臂近狀何似都門之外花如錦柳如煙每  
 有彥會諸君亦口足下而弗措矣豈鞅掌不暇邪何  
 負行樂之時也鄙吝之懷與渴想并臻不勝鬱陶聊  
 與諸君俱分韻奉憶以供一粲情見于辭幸貺還答  
 不一

復鳳湫滕先生

疇昔之函丈不特荷提誨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哉爾  
 後二句未敢奉尺一以效謝悃俄然拜函教併貺郢



篇夫子誼至高迺輒斂容朗誦數四誇示家人十襲  
珍藏十五城不啻矣仍諦絳帳鴻禧慰浣實浚日汚  
電矚者亦唯辱推與靡所指斥一則以喜一則以疑  
豈無皮裏陽秋哉諸惟不日樞承門下大布積悰且  
請益爾倉卒裁答崇鑒垂照

復木必達

亶其然乎內省抗直而識暗矣不免其所耳來諭寔  
剴切不啻若痛之於身禦侮之策實獲我心為不佞  
謀可謂至矣加以先施賜在千里外為曹丘生于大

方者何其辱也雖然有不可者也咄必達足下知之  
未審邪男子而長舌者心懷蝸角之爭與妒乘釁虎  
成于市稍信我者亦將投杼是誰之過與其釁稔于  
忌而成乎狂藥已矣天下固無具眼之人人概青朦  
而吠聲形且不得見惡能視神駿於驪黃之外哉人  
概青朦虎成于市則足下之計雖奇恐施之非徒無  
益其必賈害也何者外之群小月旦以為姦雄噉沓  
藉口內之病悖兒輩駭如霹靂掩耳而走此墮妒者  
術中終身不得出矣苟如是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斯所以不可也人概青矐虎成于市亦無如之  
何矣則亦無如之何矣而唯賜是受所謂貨之也雞  
肋久之遂迺封還非敢却賜姑藏於密有急為請若  
乃至其論千秋推獎過高雖固無似造物亦將生妒  
願毋復出口而國士之遇極弗忘耳邗丈趣歸附謝  
不悉所思秋涼漸臻北地之山蚤致爽氣足下當倚  
百尺樓上引滿敵之與不佞局促乎人間世真霄壤  
已

答木子曾

五朶之雲五閱月而臻實如從天降觀筆鋒以知益  
健大慰遐想令嬾已五歲弄諸掌上不亦樂乎不佞  
秋來失調沈痾復發牀蓐六旬唯鬚髯欲與關將軍  
爭長爾然尋有起色幸勿過念顧以子曾之才之美  
而不對北海太守罇以珍席上却與田舍小兒同飾  
厨傳而立道左迂誅求之吏如窺真人氣斯無嫌乎  
為子曾也其不猶愈乎以弊袴敗屨與重糈夸毗輩  
馳逐名利間以賣仁義於侯門者乎足下其思之賢  
叔之書總是歷詆微言次骨逢掖之徒安所逃乎近



附錄  
賈豎月旦天下之士有賂而貴其價者則不覺撫几  
嘆賢叔之言蚤雙矣迺修報見達白布之惠既不可  
以取涼幸可裁以禦冬矣至意之辱又如挾纊石耳  
可以供老母此是老母昌歎佳稿富贍繁縟加於往  
奚翅倍蓰固非不佞輩所敢及也何況容背乎第披  
閱數四反與拙稿偕致形穢勿論耳覽後送賢叔為  
請品鑒想北地雨雪已霏霏塞向擁爐為千歲自玉  
藍田先生湯武論并附錄畢

伊東金藏著  
安永三年甲午正月

東都

須原屋伊八發行

池之端中丁北側





東洋三葉甲之五月  
針東金齋著



五  
九

五  
九



以三和